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两种微笑的女人

La femme aux deux sourires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李雅媚 译



在西方，福尔摩斯与他齐名
在东方，他是楚留香的创作原型
百年来最受推崇的绅士怪盗
永远为推理小说迷所津津乐道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rsène Lup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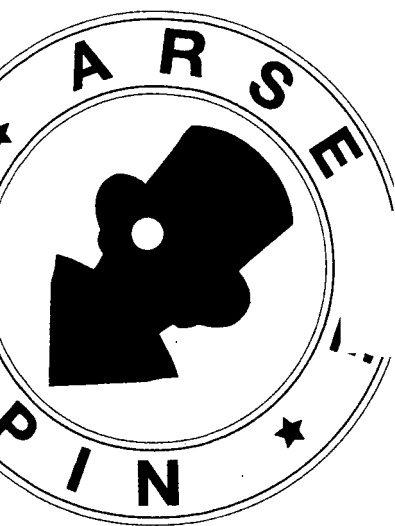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全译本]

两种微笑的女人

Liangzhong Weixiao de Nüren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李雅媚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两种微笑的女人 / (法) 卢布朗 (Leblanc, M.) 著 ;
李雅媚译. —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11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 16)
ISBN 978-7-5336-6403-9

I. ①两… II. ①卢… ②李… III. ①侦探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5804 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 : 两种微笑的女人

作者 : (法) 莫里斯·卢布朗
译者 : 李雅媚

出 版 人 :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阿卡狄亚

装帧设计 : 吴 凯

责任编辑 : 何焕生

特约编辑 : 贾 迪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 010-6123274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7

字 数 : 110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403-9

定 价 :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rsène Lupin

目 录

1. 离奇的伤口	1
2. 金发女郎卡拉蕾	8
3. 跃层的房客	14
4. 二楼的房客	23
5. 行窃	35
6. 第一次冲突	45
7. 城堡出售	52
8. 陌生的合伙人	61
9. 追捕高个儿保罗	72
10. 巨蟹座酒吧	80
11. 蓝色赌场	89
12. 两种微笑的女人	101
13. 圈套	112
14. 敌对	120
15. 谋杀案	131
16. 葛治黑之妻柔柔媿	141
17. 焦虑恐慌	150
18. 两种微笑之谜的解答	156
19. 葛治黑失去理智	168

20. 是奥斯特利茨,还是滑铁卢?	180
21. 哈吾尔说出真相	190
22. 英仙座凶杀案	202



1. 离奇的伤口

整部惨剧拥有的足以构成经典故事的各种曲折情节,几页就可以概述完毕,不会因此使得最细微的环节交代不清,而这些环节几乎正是故事中最令人难以捉摸的部分。

故事的发生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一丝先兆。但凡命运将遭逢重大变故时,往往会有一些恐怖的征兆,可这次却如此平静,甚至让困惑的读者没有任何的不安。尽管如此,故事却如此悲惨、如此神秘诡谲。

以下就是故事的大纲:茱菲尔夫妇在他们位于奥维涅省的费尔尼克城堡招待客人。这座宏伟的中世纪城堡设有好几个墙塔,种满了红色郁金香,所有人都在聆听令人仰慕的女歌手——伊丽莎白·奥荷纳在维希市举行的音乐会。次日——八月十三号,茱菲尔太太邀请伊丽莎白吃午餐,城堡离维希只有十几千米的路程,她们早在伊丽莎白和银行家奥荷纳先生离婚前就已认识。

午餐的气氛相当愉悦,男女主人懂得讨客人的欢心,也很体贴每个客人。客人总共有八位:三对男女,一位退休的将军,还有艾蒙公爵——他是个四十来岁的绅士,有高大的身材及任何女性都无法抗拒的魅力,这群人兴致高昂地在谈笑中斗智。

然而这十个人努力表现自己、引人注目,都是为了伊丽莎白,似乎只要她在场,所有的对话都只为让她笑、只为吸引她的目光。但是,她却努力让自己不取悦于人、不引人注目。她很少发言,却



一开口就很得体,用词也优美,尽管并不幽默也不生动。她到底是哪里吸引人呢?伊丽莎白美若天仙,她的美覆盖了一切。她也曾经述说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让人忘不了她的内涵,然而人们面对她时,想到的就只有她的美;湛蓝的双眸、性感的双唇、红润的脸颊及漂亮的脸蛋。在舞台上,尽管有动人的嗓音及演唱家的天分,但首先征服观众的仍是她的美。

伊丽莎白总是穿着剪裁得相当简单的洋装。其实她的穿着非常典雅,却常被人们忽略了,因为他们只看见她优雅的身材、协调的肢体动作、夺目的双肩,高贵的颈饰在胸前闪闪发亮,红宝石、绿宝石、钻石以一种不规则的层次闪动着,如果大家继续恭维她,她会面露微笑、压抑着内心的惊奇说:“这些是舞台上用的首饰……但我觉得它们仿得很好。”

“确实如此,我发誓。”大家都说。

“我也是……而且每个人都会将它们当成……”

午餐过后,艾蒙公爵耍了点儿小技巧,将她单独带开,如此一来便可和她面对面对谈。她兴致盎然地聆听,流露出专注的神情。

其他的客人围着女主人,艾蒙公爵私下和伊丽莎白交谈,似乎引来了不满。

“他在浪费时间,从我认识她以来,她从不寄希望于爱情。她就像一座美丽的雕像,冰心美人,走吧!我的好男人,你可以使出浑身解数,装腔作势……没用的。”女主人小声地说。

所有的人都坐在露天咖啡座上,刚好位于城堡的阴凉处,一座凹型的花园就在眼前,花园鲜明的线条、绿油油的草坪、黄沙的小径、修剪过的紫杉花坛,在阳光的照耀下能被一览无余。远处的尽



头,旧城堡的废墟、墙塔、主要古堡及小教堂陈列在山冈上,那里有几条身处月桂、黄杨、冬青树丛中的山路蜿蜒而上。

故事发生的地点很雄伟、很有气势,场面也非常有特色,有一条峡谷环绕这个区域,在深五十米的山谷里,湍流的水声呼啸作响。

“多么棒的布局!让我们联想到装潢用的大蓝图、墙上抖动的画、有修剪过的树木图样的挂毯!在这里表演应该很棒。”伊丽莎白说。

“那么有谁会阻挠你在这里演唱呢,伊丽莎白?”茱菲尔太太说。

“在这么雄伟的空间里,听不到演唱的声音。”

“能听到的,它是那么的美,给我们这个机会吧!”艾蒙公爵抗议着说。

伊丽莎白只是笑了笑,处在这一群挨着她、坚持、恳求要她表演的人当中,她只能找些借口婉拒、辩解。

“不行,不行,我刚刚不应该这么说的,我必定会很可笑的,我似乎太渺小……”她说。

最后伊丽莎白让步了,因为艾蒙公爵拉着她的手,试图说服她。

“来……我带你去探探路,很好玩的!”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下定决心说:

“好啊!陪我到废墟的山脚下。”

突然间一切都解决了,她缓缓地以轻松有节奏的步伐经过花园,就像在舞台上的节奏。在草坪的那头,她爬了五个石阶,来到



了和城堡的咖啡座遥遥相对的露天咖啡座。继续往上的阶梯比较窄小,斜坡上的天竺葵盆栽和旧花瓶交错摆放,左边有条桃叶珊瑚小径叉开,她转了过去,跟在公爵后面,消失在灌木丛后。

过了一会儿,伊丽莎白又出现了,只是这一次,当艾蒙公爵再经过空荡荡的花园时,她正爬上陡峭的阶梯。最后,她爬得更高了,出现在城墙上,也就是已荒废的小教堂的三个哥特式拱门那里,尽头处有一大片常青藤将空间挡住。

她停下来,站在山丘上,仿佛站在舞台的台座上,她显得很高大,超过常人的比例。此刻的她敞开双臂开始歌唱,她的肢体动作,她的声音布满这个满是叶丛和花岗石的辽阔山丘,而蔚蓝的穹苍覆盖其上。

莱菲尔夫妇和所有宾客都专注地聆听、欣赏,此刻有一种永难忘怀的回忆由各个内心深处产生,城堡的工作人员、田里的工作者挨着墙,十几个邻近村庄的农夫聚集在各个入口和山丘的所有角落,每个人都感受到此时此刻的美。

人们并不太熟悉伊丽莎白所唱的歌,声音随着音符的高低喜悲而抑扬顿挫,有时表现的是希望的乐章、是生命的乐章,刹那间……

应该好好仔细回想:故事发生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点,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及人为的可能性会打断伊丽莎白的演唱、让她无法完成表演,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那么快速,观众的感觉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事情的发生就像炸弹爆裂,让人无从揣测、无法预警——他们在证词中也是这么说的。

是的,刹那间,大祸临头。天籁般的声音完全中止,这样一个



忘我演唱的活美人，在这废墟做成的舞台上摇摇欲坠，突然间，倒了下来，没有惊叫、没有害怕的表情、没有防护的动作、没有不安的行为。在场的人们有种不可挽回的预感，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不用争辩，也不用苦恼，每个人都认为她死定了。

事实上，当人们到达这个极高的眺望台时，伊丽莎白已经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呈现无血色状态……是脑充血吗？是心脏病发？都不是，大量的鲜血从其裸露的香肩及喉咙涌出。

人们看到鲜血溢出的同时，目睹了不可思议的一幕——有人惊愕地叫出来：

“她的颈饰全都不见了！”

调查细节是很令人厌烦的，大家都对那时的情景印象深刻。调查不仅毫无结果，也草草结束，处理这件事的法官和警员，从一开始就意见不和，并一致认为无计可施，这是件盗窃谋杀案，就这样。

是桩谋杀案没错，尽管找不到凶器、投射物，也没有凶手，却没有有人认为这不是谋杀，在场约有五十二个人，其中五个人肯定地认为看到过一道闪光，但是他们对于位置及方向的证词并不一致，其他三十七个人什么也没看到，那五个人当中有三个人觉得听到低沉的爆裂声，其余三十九人什么也没听见。

无论如何，整件谋杀案除了这点儿悬疑外，还有伤口的部分。骇人、令人胆战心惊的伤口位于左肩的上方、颈部的下方，应该是由一颗巨大的子弹造成的。子弹？那么凶手应该藏匿在废墟中，某个高于伊丽莎白的地方，如此一来，子弹才可能深入体内，造成



如此深的伤口,但事实并非如此。

人们宁愿相信鲜血溢出的伤口是由致命的工具所导致,如斧头、棍棒,但是是谁拿着斧头或棍棒呢?而且怎么可能会没有人看到呢?

再者,从另一个角度,颈饰何去何从?如果这是谋杀案,如果这是盗窃案,谁同时做了这两件事?什么样的通天本领可以让凶手脱逃?几个在顶楼特定窗口的女仆,一直到伊丽莎白倒地为止,目光都从未离开过她歌唱的眺望台。此外,毫无疑问,如果有一个人来来去去,在场的人应该看得见他从树丛中逃走,看得到他仓皇奔走……而且,废墟的后面是峭壁断崖,根本无法攀登或下去……

凶手会藏在常青藤下或某个山洞里吗?人们找了两个星期,从巴黎找来一位年轻、执拗、有雄心壮志的侦探葛治黑,他曾经破过几桩大案件。但还是白费心机,调查毫无斩获,此案被列为葛治黑的头号敌人,他扬言绝不放弃。

茱菲尔夫妇因这件悲剧而惊慌失措,于是决定离开弗尔尼克,也对外表示不再回到这个伤心地,他们要出售这个城堡,包括家具,一切原封不动。

六个月后,有人买了这座城堡,没人知道是谁,只知是一位名叫奥狄卡的先生,暗中出面协议买卖事宜。

所有的下人、农夫、园丁全都度假去了,只有巨大钟楼下拱型的车道里,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和他的太太待在那儿,他叫莱巴杜,以前的名探,退休后就大胆地接下这个工作。

村里的人都试着要他说话,却都无法如愿,他们的好奇心受到打击,他严守警卫的岗位,人们发现每年至少会发生一次这样的情



况：在不同时期，一位先生在夜里开车抵达，在城堡过夜，隔天夜里又离开。毫无疑问，这就是城堡的主人，他和莱巴杜交谈，但是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开口说了话，在这方面人们无法知道得更多。

十一年后，莱巴杜死了。

他的太太独自一人守在钟楼的入口，和他的先生一样少话，她绝口不提城堡里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城堡里有事情发生过吗？

四年过去了。



2. 金发女郎卡拉蕾

圣·拉萨尔车站在月台和通往大厅通道的栅栏中间,旅客来来往往,有的往出发的列车追,有的往抵达的列车跑,工作人员忙着验票和打票。

有两个男人似乎不在这行色匆匆的行列中,他们在人群中闲逛,俨然有散步者一般悠闲的神情,他们的专注和人群的混乱模样形成强烈的对比。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强壮,脸色不太友善,表情冷酷;另外一个外型瘦弱不起眼,两人都戴着圆帽,留着小胡子。

他们在一个通道上停下来,那儿的广告牌并未显示任何讯息,有四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其中较瘦的这个男人向前,有礼貌地问:

“下午三点四十七分的火车几点抵达?”

“三点四十七分。”工作人员以一种瞧不起的语气回答。

身材高大的男人耸耸肩,对同伴所提的蠢问题表示抱歉,轮到他来问:

“这是从利兹尔来的火车吧?”

“事实上,三六八次列车将于十分钟内进站。”

“不会误点吗?”

“不会。”

这两人随即离去,并靠在柱子上。

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过去了。

“真是伤脑筋,我没看到警政总署派来的那个人。”身材高大



的男人说。

“那么你是真的需要他?”

“当然! 如果他不带传票来,你怎么和那个女旅客接触?”

“或许他也在找我们? 或许他不认识我们?”

“胡扯! 他当然不认识你——法拉蒙,至于我——葛治黑,首席探长葛治黑,自从弗尔尼克城堡事件以来,我就一直是个中好手,他怎会不认识?”

这个叫法拉蒙的,生气并不屑地说:

“弗尔尼克事件,真是老掉牙,都十五年了!”

“那圣·奥诺荷街的窃盗案呢? 还有那次我用陷阱逮到高个儿保罗,也是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事情吗? 才过去不到两个月!”

“你捉到他了……你是捉到他了……可他还不是一直都在逃吗,那个高个儿保罗?”

“尽管如此,当时我还是策划得很好,别人仍然指定由我来办,看到没,部门的命令不也是指名道姓要我吗?”

他从皮夹拿出一张纸,将它打开,两个人一起念:

警政总署 六月四日

部门命令(紧急)

高个儿保罗的情妇是个金发女郎,名叫卡拉蕾,有人在三六八次列车上看见她,这是从利兹尔发来的车,将在下午三点四十七分抵达。马上派首席探长葛治黑前来,在火车抵达前,传票会在圣·拉萨尔车站交给他。

这个女子的特征:金色波浪长发,蓝眼睛,大约二十到二十五岁,长得漂亮,穿着简单,气质高贵典雅。



“你看……我被指名了,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我负责高个儿保罗的案子,所以他们也要我负责对付他的女人。”

“你认识她吗?”

“不熟,之前我破门而入时见过她,也就是在我设陷阱提高个儿保罗的那个房间,只是那天运气不好,当我忙着捆绑高个儿保罗时,她从窗户跳了出去,我立刻追过去,可高个儿保罗趁机溜走了。”

“当时只有您一个人?”

“我们三个,但是人高马大的保罗打死了另外两个。”

“真是个残暴的家伙!”

“不管怎样,我曾经逮到过他!”

“如果换成我,绝不可能让他脱逃。”

“依我看,老兄,你可能会被杀死,和其他两个一样。再者,你的愚蠢是众所周知的。”

就这样,斩钉截铁的口头禅从首席探长口中讲了出来,对他而言,所有的下属都是笨蛋,而自己才是可靠的,他总是在最困难的搏斗中获胜。

法拉蒙表现得毕恭毕敬,开口说:

“总之,您运气不错,从弗尔尼克事件开始……现在高个儿保罗、卡拉蕾的所有故事……您知道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吗?”

“什么?”

“逮捕亚森·罗苹。”

“我让他脱逃了两次,这个家伙,下次他绝对逃不掉。不论是弗尔尼克事件或是高个儿保罗事件,我总是判断准确,至于金发卡



拉蕾……”他喃喃自语。

他拉着同事的手说：“注意，火车到了！”

“可是你还没有传票！”

葛治黑向四周看了看，没有人向他走来。传票没有送到，真叫人失意！

就在那里，在其中一条铁轨的尽头，火车头的主要环节脱落，火车慢慢地沿着月台走远，然后停下来，所有的门都打开了，人群拥上月台。

在出口处，人潮按照纠察人员的指示成队，葛治黑阻止法拉蒙往前，为什么呢？这是唯一的通道，所有的小团体都被迫分散，每个人都要独自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会看不见特征这么明显的女人呢？

这个女人终于出现了，两个警探马上就认出是她，确实是命令中的那个女人，那个名叫卡拉蕾的金发女郎。

“是她，是她，我认得她，喂！坏蛋，不要坏了大事。”葛治黑喃喃地说。

她的脸蛋真是漂亮，留有淡淡的笑容，有点儿慌张，留着金色波浪长发，碧蓝的双眼远远就看得见，皓齿随着嘴巴的张合或是微露或是不见，她的嘴型似乎随时都在微笑。

她穿着一件灰色洋装，绑着一条白色领巾，像个年轻的寄宿生。她的行为举止很谨慎，好像刻意避人耳目，手上带着一只不大的行李，还有个袋子，这两件东西都很干净，但相当不起眼。

“小姐，您的票？”

“我的票呢？”



真是麻烦，她的票呢？她将它放哪儿了？在口袋里？在袋子里？在行李箱里？她因为被其他旅客催促而觉得害怕、尴尬，这些人得意地看她困窘的样子，她放下行李箱、打开袋子，终于在袖口的饰品上找到了，车票夹在里面。

当时她得从两边的人群中间挤出一条路，然后才得以通过。

“该死！真倒霉，怎么会没有传票！不然她就是瓮中之鳖了！”

“我们还是去逮捕她吧。”

“你疯了！跟着她，别鲁莽行事，嗯？我们要跟紧点儿。”

为了紧跟在这个年轻女孩后面，葛治黑非常小心，因为她曾经狡黠地从他手中溜掉，他不应该太过自信，他保持距离，看到卡拉蕾不知往哪走的神情——不知是故意还是真的——就好像是第一次进车站的大厅，她不敢询问，不知所措地朝了一个未知的方向而去，葛治黑喃喃地道：

“真的很厉害！”

“什么？”

“她不会是要我相信她不知道如何从车站出来吧！所以，如果她迟疑，就表示她知道有人跟踪，必须要小心。”

“事实上，她好像发现自己被围捕了，但举止还是很优雅……这就是她的高贵之处！”法拉蒙盯着她说。

“法拉蒙，别再陶醉了！她确实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高个儿保罗对她迷恋得很。嘿，她找到楼梯了……跟过去。”

她下了楼，走出车站，在罗马广场前叫出租车。

葛治黑赶过去，他看见卡拉蕾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信封，让司机